

蔣子龍文集

人生
笔记

REN SHENG BI JI

人民文学出版社



蔣子龍文集

龍志亞題



人生筆記

第14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子龙文集. 14, 人生笔记/蒋子龙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02-009863-7

I. ①蒋… II. ①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5117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87千字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 张 33.5 插页4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63-7
定 价 6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前 言

人的一生都在尽力发现并了解自己的“偶然局限”和“必然局限”。对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自述类的文字所存在的意义。

这一卷可以理解为我的“创作揭密”。

每一部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作者的人生经历、每个时期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学主张,全收在这一卷里了。如果读者有耐心读完这一卷,那么对我和我的作品的了解,很可能比我本人对自己的了解更全面、更透彻。

这是几十年来我在各种情况下袒露自己心境的积累。也许写得太坦荡了,没有修饰,如同写日记,如同和朋友谈心。

蒋子龙

2012年12月16日

目 录

前言	1
----------	---

上卷 自 述

第一篇小说	3
曾走过的一段路	5
小龙也是龙	9
关于我这张脸	11
我和儿子	13
童年就是天堂	15
打和被打	20
女儿的琴声	23
岁月峥嵘	38
初一试笔	48
家有升学女	50
多用斋 多味斋	55
寻找王家达	58
儿子长大以后	61
享受高考	66
童年和羊	71
喜丧	75
梦游国庆节	88
怀念工厂	91
六十岁真好	95

空啊,想啊!	99
家的快乐有时在房子外面	104
书累	108
每逢佳节不思亲	110
国家的投影	113
战友情论	117
反省“大师事件”	120
镜子的灾难与灾难的镜子	133
1979年的虚构和现实	140
悲情与自豪	145
1954年的除夕夜	149
结婚就是为了“过日子”	152
能骑车就不老	155
记忆里的光	158

中卷 交 谈

生活和理想	163
关于“日记”的断想	168
回顾	172
“第一”何其难	177
思想就是力量	181
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	184
切忌假大空	196
失败——作家最忠实的保姆	201
大地和天空	208
要不断地超过自己	212
路,弯弯曲曲	220
创作札记	227
“雷达站”及其他	235
时代召唤文学	241
小说杂谈	250

谁的心里不鸣奏生活的交响	263
希望少一点遗憾	269
致《读书》杂志编辑部	271
《选集》缀语	275
《拜年》小序	285
创作的内功和外功	287
人物塑造	304
找到人物	309
全色总比单色强	311
作品的形式和生活的节奏	313
文学的脉搏	317
悲剧的强大	320
《不惑文谈》后记	323
写出活生生的人物来	327
“悲歌”之余	332
等待自己	336
自由的生命是真诚	341
范旭东和《资本论》	345
著书不为丹铅误	348
以男人形象闻名于世的女人	351
编辑子的恐惧	354
《收审记》补缀	358
领导眼里的作家形象	361
小集小引	365
文坛漫话	368
找到“流泻”的形式	376
“灵魂”和“稿酬”	378
走出碉堡	381
“重返工业题材”杂议	383
漫谈写小说	388
阴阳枕	400

死的幽默	402
“流”向何方	404
现代生活需要随笔	407
面对收割	410
《散文自选集》序	413
从一段往事谈起	416
《我说你看》自序	421
《一见集》自序	423
《一瞬集》序	424
关于“帝国”的构想	426
“专栏”的成全	431
颁奖词	433

下卷 对话

答包兰英问	439
答腾讯网	442
答《辽宁日报》王妍问	448
文学三十年	458
人大访谈	470
答《人民日报·海外版》杨鸥问	481
答《杂文选刊》问	490
秦岭访谈	494
答《鸭绿江》问	501
中国作家北大行	508
答李进超问	521
著作的“权”与“利”	525
后记	528

上卷

自 述

第一篇小说

《北京青年报》的编辑诙谐地给我出了这个题目，我却觉得很有意思，想认真地回答这个题目。人活一世该有多少个“第一”？第一次学走路，第一次学话，第一次坐进课堂，第一次走进工厂，第一次扣动扳机，第一次拿起笔……有了第一，才有第一百，第一万；有了尝试，才有成功和失败。不论成功或失败，“第一”还是值得珍惜的。

六十年代初，我在海军里当制图员。部队上的大练兵、大比武搞得热火朝天，士气昂扬。有两件事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件是帝国主义不断侵犯我们的领空和领海，我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向敌人提出严重警告；另一件事是敌人经常向我们祖国大陆上空派遣高空侦察机。这两件事都和我们海军有关，我们比别人更加焦急和愤怒。陆军老大哥打下了敌人的U2高空侦察机，空军兄弟打下了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陆海空，海军身为老二，却掉在了最后面。

机会终于来了。夏天的一个午后，某基地接到了情报，敌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要来骚扰。但是，天不作美，空气潮漉漉，天空乌沉沉，眼看一场暴雨就要来临。而下大雨又会影响我们战斗机的起飞和空战。司令员叫设立在海岛上的海军某气象站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这个气象站是连续三年的“四好单位”，平时预报气象很准确，这时候中尉站长可慌神了。他已经测出了准确的数字，两个小时之内不会下雨，可他不敢相信自己，不敢向司令员报告，关系重大呀！如果说没有雨，飞机起飞后下起雨来，出了事故谁负得起责任？倘若说有雨，飞机不起飞，错过战机，那责任就更大。时间一分一分地溜过去，两个

小时、一个小时,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了! 司令员着急了:“你能不能保证在半小时之内不下雨?”气象站长不敢保证。还剩下最后十分钟了,越到最后越紧张,敌机马上就要来了,雨也许立刻就会泼下来,中尉站长连说话的力气都吓没了。司令员当机立断撤掉了他的职务,怒不可遏地自己下令起飞,从开炮到敌机坠毁还没用十秒钟。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极大,那个站长只讲花架子,平时千好万好,临到战时却耽误大事,练兵的目的应该为实战。我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写点东西。在这以前我只发表过散文和通讯,写的都是真人真事。这件事牵涉到许多保密的东西,不能直截了当地表现事情的内幕。于是,我决定写小说。小说可以概括集中,以假当真,以真当假,只要虚构得像真的一样就行。一打算写小说,我认识的其他一些性格突出的人物也全在脑子里活起来了,仿佛是催着我快给他们登记,叫着喊着要出生。我也憋得难受,就是没有时间写。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吃完晚饭我就躲到三楼楼梯拐角处一个文艺宣传队放乐器的小暗室里,一口气干到深夜两点钟,草稿写完了,心里非常兴奋。偷偷地回到宿舍,躺到床上之后还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老是想着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和对话,特别是有那么几句自己很得意的话,在心里翻来覆去念叨个没完。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连抄清带修改,又干了一个通宵,稿子算完成了。偷偷地拿给一个战友看,他是甘肃人,看过稿子以后鼓励我寄给《甘肃文艺》,我照办了,一个多月以后登了出来。这就是我的第一篇小说——《新站长》。

1979年5月

曾走过的一段路

任何人跟文学都有联系，文明人类的生活是离不开文学的。但我是由于文学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赌着一口气开始注意文学的。一九五七年我正上初中，我很崇敬的一位老师突然被打成了“右派”，她的一条罪状是向学生灌输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私下里同学们议论这件事，我也讲：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曹雪芹不就是写了一本《红楼梦》吗？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要是每个作家能写出一本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那样的好书，也很了不起了。当时，有两个同学跑到团总支告了我一状。团总支召开团员大会把我批了一通。那两个同学批得最狠，而且大加发挥，说我想当作家，还想写一本书，成名成家。

跟着把我的班主任的职务也撤掉了，调到另一个班只挂个团分支委员的名。从此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那些好学生的监视。我到图书馆借了本书，第二天团总支的老师就知道了，那个告状的同学在会上批我：“蒋子龙专看巴金的《家》，他还说很欣赏。”当时，真把我气坏了。我还没有走上社会，却已经感到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做人的艰难。其实，当时我的志愿是想当一个机器匠。我是靠哥哥的工资上学的，生活很困难，要不是他的阻拦，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就去工厂当学徒了。我上初中时作文是很一般的，十几门功课大都是五分，唯有作文，多数是四分，得五分的时候很少。由于他们会上会下，造了我很多谣言，讽刺挖苦，说我没有镜子也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模样，还想当作家？语文老师也说，如果我们班里能出三十个作家

的话(班里共四十五名学生),也轮不上蒋子龙。在那段时间里,我差点没被气疯,得了肺结核,吐了血。但我瞒住了家里,没吃一片药,没吃一口营养饭。拼命看小说,一没有人就写稿子,甚至有时在上自习课的时候,也以写作业为幌子,偷偷在练习本上写小说。他们把我骂得一钱不值,我本来就没想当作家,现在却非当不可了。就是成不了“家”,哪怕发表一篇作品,也气气那些人!我写了不少稿子,在寄走时都注明:要用就用,不用千万别退稿。我怕透露风声,又被人抓住辫子。所有寄走的稿子都石沉大海,一篇也没登出来。我明白了,自己的确不是当作家的材料,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真对,写一篇都这么难,何况写一本书呢!但是,我和文学却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初中毕业后进工厂当学徒,如愿以偿。我天生是个当工人的材料,对技术有特殊的感情,学徒还没出师就当了组长,肺病也不治自好。但是,要不叫我看小说也是不行的。我的一个师傅说我将来一定是个好手艺人,能当个大工匠。但是对文学的兴趣很可能要拉我的后腿,闹不好会鸡飞蛋打。当时我没听他的话,我不想给自己的将来算命。但是到以后想起来,师傅的话非常有道理,很有远见。要搞文学,哪怕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也要付出一定代价。而我认为,这些代价,这些生活上的种种磨难,对像我这样一个缺乏才气的,脑子比较笨而又想搞写作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可少的。我所以能够写出点东西(且不管这些东西能不能进文学的大雅之堂),完全是靠生活的推动。我下的是笨功夫,用的是笨办法。高超的技巧,我至今也没学会几手。这是我致命的弱点,我现在正努力克服它。当然,一生都很顺顺当当的风流才子,也是有的。那是另一种作家类型,跟我无关,不敢妄谈。

一九六〇年,我从工厂参军来到部队,当的又是技术兵,技术性很强,知道的事情也比较多。我是个班长,业务压力很大,没有时间看小说了。资料室里只有技术书,没有文学书籍,实在把我憋坏了。有一次晚上看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回到作业室,我忍不住在技术笔记的封底上写了几句感想,被副大队长看见,叫我站起来挨了好一顿

训。我的班在考核时从理论到实践,人人都是五分,满堂红。还出了一个标兵。政办公室(政治工作办公室)叫我写一个材料,没想到几天后这个材料在报纸上登出来了。政治干事叫我写这个材料的时候,并没有提是给报社写稿。我真是大喜过望,觉得发表作品一点也不难,这不是不知不觉就登出来了吗?

这虽然是一篇小小的通讯,根本算不上文学作品,但对我一生和文学发生关系,却起了重要作用。什么当特级技术能手呀,什么服役期满后升军官呀,对我都没有吸引力,唯一吸引我的就是稿纸和笔。不热爱文学的人很难设想他会成为作家。只有情不自禁地想去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才能迈开脚步,很可能这种情不自禁也是自不量力的。但是,“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爱好,并不等于擅长,而擅长必定是先有爱好。当时部队上是很严的,一个星期只有星期六晚上的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星期天白天要帮厨,学雷锋做好事,晚上就归队开生活会。我平时不仅把自己的业务工作做好,而且把班里的工作抓得很紧,不让别人说闲话,也不让任何人看出来我有“不务正业”的打算。每到星期六的晚上,躲到宣传队放乐器的小屋里,一干就到夜里两三点钟,甚至干个通宵。有时写着写着就困了,写不下去了,很想扔下笔回宿舍去睡觉。但立刻意识到,这是惰性在作怪。我又重新拿起笔,坚决写到原计划写到的那个地方再休息。哪怕找不到好情节、好的句子,用最一般的情节、最一般的话也写到那个地方。这就锻炼了毅力,逐渐克服了写作上的惰性。虽然这个时期我写的东西仍然废品多成品少,但是搞创作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精神素质,如:韧劲、无休止地吃苦耐劳的精神、顽强的意志等等,我都多少具备了一点。还应该特别提一提的是,当时我们大队有个写诗的同志,年纪和我差不多,当时已经能够到处发表作品。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学他平时怎样接人待事,怎样观察生活,怎样提炼素材。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只要他的屋里亮着灯,我就决不休息。

一九六四年我的散文登上了《光明日报》。一九六五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搞业余创作的这条路,我是注定要走下去了。如果

文学真有个大门的话,那么立志是迈进这个大门的左脚,信心是迈进这个大门的右脚。一般说来,只有首先相信自己会写出东西,才有可能真的写出东西。创作只有通过进取的精神状态才能取得成功。而提高自信心,就能变得更富有创造性。这也顾虑,那也担心,灰心气馁,自暴自弃的人,是绝对不会有有什么创造的。

搞创作应该学竹笋破土而出,硬往上挤。当然不是削尖脑袋硬往作家的行列里挤。而是拿出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色彩、感情、风格,在文学的大森林里冒出芽,长出一枝。一个生命,它诞生了,就有诞生的原因和存在的道理。不怕人嘲笑,首先自己不嘲笑自己。一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尤其应该从自己的眼前,顽强地踩出一条道路;认真地观察、熟悉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挖掘、提炼;喊出自己的声音,有真情实感才会有真文章。基于以上这些,我才有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那些作品。那些作品不是什么成功之作,但却是我走向文学道路的深深脚印……

1981年3月

小龙也是龙

我名子龙,怎么可能属蛇呢?一定是某个环节出了什么差错,总觉得自己应该属龙。因为我自小就敬畏龙,此瑞兽是民族的图腾,上天行宫,足踏祥云,呼风唤雨,神秘莫测,被人们夸讲不尽,却不让任何人见到真面容。蛇则太具体了,而且凉森森,软乎乎,滑溜溜,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坐也卧,行也卧,立也卧,卧也卧”。隐伏潜行,不声不响,惯于偷袭,我无法容忍将自己跟这样一个爬虫联系起来。小时候只有在犯了错的时候才会用属相来安慰自己:我是属蛇的!

十四岁之前我生活在农村,有一年暑期下洼打草,有条大青蛇钻进了我的筐头子,不知不觉地把它背回了家,在向外掏草的时候它吱溜一下钻了出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一气之下决定见蛇就打,当下便找出一根一米多长的八号盘条,将顶端砸扁,磨出尖刺,第二天就带着这武器下洼了。塌下腰还没有打上几把草,就碰见了一条花蛇,抡起盘条三下五除二将其打死。这下可不要紧,以后三步一条蛇,五步一条蛇,有大有小,花花绿绿,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蛇,几乎无法打草了。只觉得头皮发紧,毛发直立。它们不知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见人就逃,而是呆呆地看着我不动弹,好像专门等着受死。我打到后来感到低头就是蛇,有时还两条三条地挤在一起,打不胜打,越打越怕,最后丢掉盘条背着空筐跑回家去了。我至今不解那是怎么一回事,平时下洼只是偶尔才能碰上一两条蛇,怎么一决定打蛇就仿佛全洼里的蛇都凑到我跟前来找死?自那以后我不敢再打蛇。说也怪,心里不想打蛇了,下洼就再也见不到那么多的蛇了。